

曼彻斯特

进“匣子”的人需要种菜

第一节同传课上完,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,老师放出来的会议内容与医疗器械的进出口谈判相关,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域,而且唇枪舌剑的双方代表语速至少一分钟140个词以上。其中一位女士可以连说三分钟都不带喘一口气的。



做同传时,译员必须兼顾输入和输出,脑子里记的和嘴里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,在那一刻,我似乎需要两个脑袋,一个脑袋装进来的内容,另一个脑袋组织输出的内容,老师强调:译员工作时,一般会提前一天知道会议的内容,如果你对这个领域不了解,那么24小时内必须补上这个领域的前沿知识,否则你进了“匣子”就是蒙的。

这里要补充说明什么是“匣子”,它就是大型会议中,译员待的地方,就像一个矗立在主席台侧后方的小岗亭一样,其半密闭的空间可帮助译员高度集中精力。自从正式接触同传,我们都把上课叫做“进匣子”了。

虽然我的口译水准并不差,在急促的思考中,靠着联想和速记,60%的内容都翻出来了,但“进匣子”的精神压力犹在,很快

让我爆出一脸的痘。班上年纪最大的女同学见我吃饭也没胃口,就劝我到露天市集找一些菜苗来种。她有切身体验,种菜可以让人神奇地放松下来。这位50岁的女同学来自我国台湾省,移居英国20多年,在英国航空公司做过多年的空姐,人到中年,决定转行,才基于兴趣来读口译专业。这种超龄学员在英国并不罕见。年纪大了,记忆力差,反应速度当然比不上年轻人,不过,台湾阿姨毫不气馁,她打算用两年半时间来读完口译专业的研究生,因此,我们入学时,她事实上已经学过一年了,应对压力确有经验。

周五下课后,台湾阿姨带着我和我的买菜小推车,开车来到Longsight Market,这是曼彻斯特传统的露天农贸市场之一,售卖的内容极其丰富。除了蔬

菜、水果、肉类、鲜切花,以及各种香肠、火腿、果酱等加工食品之外,部分摊位会出售蔬菜的幼苗和种子。英国人有喜好园艺的传统,从当时的王储查尔斯到普通民众,都喜欢在花园和露台种花和种菜,英国有一句谚语,“种菜时,我就是个独立王国。”说的就是与泥土、菜苗、阳光与风打交道的时候,人就会得到意料之外的治愈与平静。

菜苗委实不贵。一路走一路看,我买了番茄苗、辣椒苗、小葱,三种不同的生菜苗,就在我准备满载而归时,突然,在市场的一角,我发现了长势旺盛的豌豆苗,其新发的芽头在阳光下闪烁跳跃,如嫩绿色的火苗。摩挲豌豆苗的叶子,闻了闻,它在我手指上留下了一股清甜又青涩的豆香,怎么形容呢?这股气息有点像龙井茶。在超市,一磅从

中国进口的豌豆尖要卖到16.8英镑,而此刻,一盆只卖4.75英镑的豌豆苗,绝对让人眼睛发亮。摊主解释: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占比不小,本地做生意的中国人也不少,他们这才特意培育了豌豆苗。毕竟,豌豆苗种在阳台,打火锅或做汤面,就能随时添一缕清香了。

说老实话,正是因为种下了这些菜苗,浇灌它们,目睹番茄果实逐渐上色,目睹豌豆苗被“掐尖”后,又一茬新芽长起来,并最终开出翩翩如蝴蝶的白色花朵,在远离老家7个时区的地方,我那颗被同传课程搞得有点枯竭的心,终于得到了难得的滋养,我想起台湾阿姨所说的一句话:“种上老家特有的菜苗,你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安心了,因为那里,也像故乡的一小块飞地。”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圣彼得堡

在冬宫剧院看《天鹅湖》

在冬宫剧院看《天鹅湖》是自费节目,每位135欧元,贵是贵了,但到了圣彼得堡,进了冬宫,不到皇家剧院看一场芭蕾舞,岂不终身遗憾?

导游小梁说,冬宫剧院一共只有250个座位,要抢。谁抢?导游抢,而且主要是中国团的导游在抢,下手慢了就没了。这么一说,大家纷纷报名。结果是全团40人,23人报名。导游很开心。



冬宫剧院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建造的,女皇甚至身体力行,粉墨登场,轰动一时。如今的剧场依然保持着原来形状。圆形小剧场,座位依剧场形状排列成半圆形,座位连通座位,没有把手相隔;座与背呈90度直角,座垫与靠垫包有紫红色绒布,很薄,也较硬。可以想见,当年沙皇及其亲眷和属下,在看芭蕾舞时,个个挺直腰杆,正襟危坐,这大概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所要求的宫廷礼仪吧?

因为不对号,所以要去早。我先坐在第五排,嫌偏了;又坐到最后一排的正面,嫌高了;最后坐到第一排的侧座,前面就是乐池。乐池和我曾经待过四年的铁路会堂的乐池几乎一样简朴窄小,而且更小,三分之一

的乐器,置于乐池上端指挥席的两侧。

优美序奏中,大幕缓缓开启……

我以前以为芭蕾舞源于俄罗斯,因为芭蕾舞《天鹅湖》是俄罗斯的,伟大的乌兰诺娃是俄罗斯的,伟大的柴可夫斯基也是俄罗斯的。其实芭蕾起源于意大利,兴盛于法国,芭蕾17世纪就在法国宫廷形成。1661年,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下令在巴黎创办了世界第一所皇家舞蹈学校,确立了芭蕾的五个基本脚位和七个手位,使芭蕾有了一套完整的动作和体系,这五个基本脚位一直沿用至今。

柴可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,他的音乐是俄罗斯文化在艺

术领域内的最高成就之一,其风格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者。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之作几乎都在首演时遇到了波折,《天鹅湖》也一样。虽然《天鹅湖》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就公演了,但是,直到17年之后才得到世人公认。

时间老人是最好的鉴定师。真正的艺术作品,是那些扎根于岩石缝里,生长于风雨之中,傲然挺立的劲松。那些故作高深或无病呻吟的东西,无论怎样饰以花哨的外表,不过是浸浸在湖面的水葫芦水花生。

天幕上,可爱的天鹅成群结队地在湖面上滑行似地游动。涟漪阵阵,剧场里响起了水波的声音。水声清脆,毫无杂质,似在湖面逐波滚动,由远而近,由

小到大。我循声望去,啊,是竖琴!真是美妙至极!在这轻轻的水波声中,舞台上,那群天鹅上岸之后,一个一个地变成了少女……

剧终散场,看那窗外,夕阳居然才刚刚落到地平线上!时针指在莫斯科时间22:55。无意之中竟体验了一番“白夜”景致。

走出冬宫剧院,但见深夜的大街上,车水马龙,川流不息。涅瓦河对岸,夕阳在地平线上还清晰可见,赶紧拍照。回头一看,冬宫剧院的入口处也清晰可见,随手又拍一张。回来后仔细看看,这个皇家剧院的门与冬宫博物馆的门一样的小,且呈旧色。深夜,23点,凭着涅瓦河对岸落日的余光,我竟清晰地拍摄了它!



向隆鸣 南京人,在北纬90度零下1.5度的北冰洋里游过泳。

新加坡

狮城闲记

狮城雨树是最常见的风景,粗壮的树干撑起浓密树冠,枝叶向四周舒展,把马路遮出一片阴凉。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慢悠悠穿过,车后座的邮包晃悠悠的,车铃叮铃一响,惊不起路人,反倒添了几分闲适。公交站旁,几位白发老人坐着闲聊,一半华语一半马来语夹杂着



说,手里捏着折叠的报纸,脚边放着刚从菜市场买的热带水果,榴莲、山竹裹着纸袋,散着淡淡的果香。

牛车水的街巷里,中式烟火气最是浓郁。青灰色的骑楼挨着排开,骑楼下的小摊摆得满满当当,卖肉干的大叔六十多岁,上一辈是从顺德漂洋过海来的“猪仔”。大叔说,父辈千辛万苦干过不下十种苦力活,最终打拼才落了脚。同乡的守护和照顾,团结互助,有了同乡会,有了自己的地盘,有了子孙繁衍。大叔的三个子女都大有出息了,但他闲不住,依旧摆个摊,守着烤炉,炭火滋滋作响,肉香飘出老远,他熟练地翻着肉片,时不时用闽南语跟熟客搭话。旁边的凉茶铺是他的堂妹开的,老板娘手脚麻利地装着凉茶,玻璃杯里泡着罗汉果、夏枯草,冰

镇过后冒着水珠,放学的学生挤在摊前,递过硬币接过一杯,仰头喝下半杯,暑气瞬间消散。

转个弯,就走进了不一样的世界。甘榜格南的街道上,宝蓝色穹顶的教堂静静矗立,阳光洒在白色墙面上,显得干净又庄重。不远处的印度街区,色彩骤然浓烈起来,墙面刷着明黄、艳红、宝蓝,摊贩摆着一串串鲜艳的茉莉花环,空气中飘着香料与檀香的味道。印度大叔坐在摊前揉着面团,准备做馅饼,手腕翻转间,薄饼在空中划出圆弧,引得路过的小孩睁大眼睛观望。

这里的美食从不在高档餐厅里,反倒藏在街边食阁中。找个空位坐下,点一碗娘惹叻沙,摊主是位中年阿姨,汤底熬得浓稠,椰浆的醇厚混着鱼虾的鲜甜,撒上豆芽、香菜,端上桌时还

冒着热气。旁边的摊位,印度小哥飞快地刷着咖喱角,外皮炸得金黄酥脆,一口咬下,内馅的土豆与肉沫香气四溢。邻桌的一家人分着一盘海南鸡饭,鸡肉嫩滑,米饭喷香。

傍晚时分,鱼尾狮公园渐渐热闹起来。鱼尾狮雕像立在海边,清水从狮口缓缓流出,落在新加坡河里。游客们凑在雕像前拍照,一对年轻情侣笑着比耶,几位中年阿姨互相整理着衣角,还有父亲把孩子举过头顶,让他伸手触碰溅起的水珠。海风轻轻吹过,带着海水的咸湿,对岸的高楼慢慢亮起灯光,没有刺眼的霓虹,只是温和的光亮,倒映在水面上,随波轻轻晃动。

沿着河边往回走,社区里的生活更显生动。居民楼下的小花园,几个孩子追着泡泡奔跑,泡

泡飘在空中,被夕阳染成暖黄色。几位阿姨坐在石凳上择菜,聊着家长里短,声音轻柔。街道上干干净净,没人随手丢垃圾,车辆路过斑马线,总会静静停下,让行人先过,没有鸣笛,没有催促,一切都慢得恰到好处。

短短数日,没有逛遍狮城的每一处角落,却记住了这些鲜活的瞬间。没有繁复的修饰,没有刻意的精致,只是不同肤色、不同信仰的人,在这座小岛上从容生活,把多元文化揉进日常,把自然绿意藏进街巷。

离开时,依旧是那股湿热的南洋风,心底却满是暖意。狮城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国际都市,而是藏着人间烟火、满是生活气息的地方,那些平凡的人物、日常的场景,拼凑成最动人的新加坡印象,浅浅留在记忆里。



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,宜兴人,出版《爱的春季》《绿叶的光芒》《太阳神》《红茶馆》及长篇小说《砂魂》等。